

190079

# 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 參考資料

[第一輯]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教研室

一九五三年 北京

36185

190079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教研室

# 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參考資料

〔第一輯〕

一九五三年 北京

書號：[2-0]

**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參考資料** [第一輯]

編輯者：中國人民大學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教研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僅供參考，請勿翻印)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日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3047·4015·632

## 目 錄

列 寧：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摘錄）	一
列 寧：怎樣組織比賽？	一九
列 寧：偉大的創舉	三〇
列 寧：泰羅制度——機器對人的奴役	六〇
斯大林：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六三
斯大林：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七六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	一〇二
斯大林：在克列姆里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演說	一一一
斯大林：挑選幹部，提拔幹部，佈置幹部	一二九
斯大林：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	一三三

## 列寧：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摘錄）

### 提高勞動生產率

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已經解決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以後，隨着剝奪剝奪者的任務在大體上和基本上得到解決的程度，必然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並且爲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勞動組織。我們蘇維埃政權現時正處於這種狀態中，它因爲戰勝了剝削者，——由克倫斯基起到科爾尼洛夫止，——就已經獲得有直接從事解決這個任務，直接着手執行這個任務的可能。這裏馬上就可以明白看出，我們曾在幾天內就能奪得國家中央政權，在幾個星期內就能在一個龐大國度內到處去壓服剝削者底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而現在要切實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任務時，那就至少（尤其是在極其痛苦的和帶有極端破壞性的戰爭以後）也需要幾年的工夫。這工作底長期性質，無條件地是客觀環境所預決了的。

提高勞動生產率，首先就要保證大工業底物質基礎：提高燃料、鐵、機器製造業、化學工業等等的生產。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條件非常優越，因為它甚至在布列斯特和約以後還擁有極大的富源：鐵礦（烏拉爾一帶），燃料（西伯利亞西部的石炭，高加索和俄國東南部的煤油以及中部的泥炭），極豐富的森林、水力、化學原料（加拉步格茲灣）等等。用最新技術來開採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產力空前發展底基礎。

另一種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第一，就是民衆文化教育程度底高漲。這種高漲，現時正在突飛猛進，這是那些被資產階級陳腐習慣蒙住了眼睛的人們所看不到的，這些人不能瞭解，現在因有蘇維埃的組織，民衆『下層』中的求知熱潮和首創精神，該是如何廣闊地發展着。第二，就是提高勞動者底紀律，提高工作效能，提高勞動技巧和勞動強度，改善勞動組織，這也是經濟高漲底條件。

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情形，特別不好，而據那些甘受資產階級恐嚇，或貪圖私利而替資產階級服務的人們說，甚至是沒有希望的。這些人不懂得：世界上從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不被舊社會擁護者罵爲崩潰現象和無政府狀態等等的革命。自然，剛才脫離空前殘酷壓迫的羣衆，是充滿着深刻而廣泛的狂放熱潮和激暴心情，自然，造成勞動紀律底新基礎是一個非常長期的過程，在沒有完全戰勝地主和資產階級以前，這種造成勞動紀律新基礎的工作，甚至是不能開始的。

我們固然絕對不要被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已經喪盡保持舊有特權希望的人）所散佈的那種往往是假裝的絕望情緒所迷惑，但同時我們却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掩蔽顯係惡劣的現象。恰恰相反，我們要揭發這種惡劣現象，並加強反對這些現象的蘇維埃鬥爭方法，因為如果無產階級自覺的紀律性沒有戰勝那真正保證克倫斯基派和科爾尼洛夫派有復辟可能的自發的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則社會主義底勝利便無從設想。

俄國無產階級最有覺悟的先鋒隊，已經抱定目的，要來提高勞動紀律。例如五金工會中央委員會和全國總工會中央局，已在開始製定相當的辦法和法令草案。這種工作，應該加以贊助，應該用全力去推進它。應該把實際採用和試行按件工資制，採用太羅利制中許多合乎科學的進步方法，以及根據各工廠製出的產品總量，或鐵路運輸業及水道運輸業底運載結果來決定工資之多寡等等，作為當前的急務。

同先進民族比較起來，俄國人是較劣的工作者。而在沙皇制度統治下和農奴制殘餘存在的時候，是不會不這樣的。學習作工，這是蘇維埃政權應該向民衆盡量提出的一個任務。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發明，即太羅利制——也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一樣——包含着兩種成分，一種是資產階級剝削底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種是許多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即按科學來分析勞動中的體力動作，消除多餘的笨拙的動作，製定最精確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統計和監督制等方面所獲得的成就。蘇維埃共和國，在這方面無論如何都要採用科學和技術上一

切有價值的成就。社會主義實現的程度如何，正是要靠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與資本主義最新進步相結合這方面的成功來決定。應該在俄國研究與教授太羅利制，有系統地試行這個制度並使它適應於我國條件。同時，在提高生產率的時候，還須注意到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這個過渡時期的特點；這些特點，一方面，要求奠定組織社會主義競賽的基礎，另一方面，要求採取強迫手段，使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口號，不致為無產階級政權軟弱的實踐所玷污。

## 組織競賽

說社會主義者否認競賽底意義，這是資產階級所樂意散佈來誣蔑社會主義的妄談之一。其實，社會主義既然消滅階級，因之也消滅對羣衆的奴役，也只有它才第一次開闢真正大規模競賽的坦途。正是這由資產階級共和國底形式民主制過渡到勞動羣衆實際參加管理工作的蘇維埃組織，才第一次廣泛地提出競賽。在政治方面實行競賽，比在經濟方面容易得多，可是爲了社會主義的勝利，重要的正是在經濟方面實行競賽。

我們拿組織競賽的一個方法，如公佈的方法來講吧。資產階級共和國祇是在形式上保證此種方法的實行，實際上，它使報紙刊物受資本的節制，用引人入趣的政治瑣談來玩弄『老百姓』，以保護『神聖私有財產制』的營業祕密來掩蔽作坊裏、商業契約裏、交貨手續裏及其他



等等當中所有的黑幕。蘇維埃政權已經取消營業祕密，已經走上新的道路，可是利用公佈法去進行經濟競賽，我們還幾乎是毫無成就。應該有系統地從事這種工作，以便除了無情打擊純係欺騙和無恥造謠的資產階級刊物之外，還能努力去創辦這樣一種刊物，它不以政治趣語和瑣談來玩弄和愚弄羣衆，而正是將日常經濟問題，提交羣衆裁判，幫助他們認真來研究這些問題。每個工廠，每個鄉村，都是生產消費公社，都有權並應該照自己的方法去施行一般的蘇維埃法規（所謂『照自己的方法』，並不是說破壞法規，而是說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實施這些法規），照自己的方法來解決產品生產和分配底統計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個別資本家、地主和富農底『私事』。而在蘇維埃政權下，這不是私事，而是國家大事。

我們差不多還沒有着手進行那種巨大而困難的，同時却是富有結果的工作，即組織各公社間的競賽，將工作報告制和公佈法實行到出產衣服糧食等等的生產過程中去，把乾燥的、死板的官僚主義的工作報告變成活的榜樣——壞的使人討厭，好的使人羨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個別榜樣底意義，比如說，某個生產組合榜樣底意義，必然是極其有限的；祇有滿懷小資產階級幻想的人，才能够夢想以慈善機關榜樣的影響來『糾正』資本主義。在政權轉歸無產階級掌握以後，在剝奪者已被剝奪以後，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榜樣底力量——如最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所多次指示過的那樣，——第一次有可能來表現自己的廣大影響。模範公社應該成爲，而且必將成爲落後公社的訓導人、教師和提攜者。報章刊物應該成爲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介

紹模範公社所獲成績的一切詳情，研究它們成功底原因以及它們經營的方法；另一方面，將那些堅決保持『資本主義傳統』，即無政府狀態、偷懶、亂無秩序、投機行動等等的公社登上『黑板』。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統計純粹是『公務人』或本行專家底事務，我們却應該將它貫輸到羣衆中去，把它通俗化，使勞動羣衆逐漸地學會親自瞭解並看到應該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樣休息，休息多久，使各個公社間經濟成績底比較，成爲大家注意和研究底對象，使優良的公社，立即得到獎賞（如在相當時期內縮短勞動時間，提高工資，獎賞大量文化的或美術的貴重物品等等）。

當新階級以社會首領和指導人的資格走上歷史舞台的時候，從來不會不經過最強烈的『簸盪』、震撼、鬥爭和風浪時期的，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選擇適合新客觀環境的方法上，又不會不經過無把握的步驟、試驗、動搖和猶豫時期。以前，趨於滅亡的封建貴族，當報復那些排擠自己並已在獲勝的資產階級時，不只使用各種陰謀手段，企圖暴動與復辟，而且還滔滔不絕地譏笑『暴發戶』、『無恥漢』底笨拙、魯鈍和錯誤，說這些人既沒有王侯、貴族、世家所有過的長期執政訓練，竟膽敢執掌國家『神聖大權』——現在，科爾尼洛夫輩和克倫斯基輩，郭茨輩和馬爾托夫輩，所有這些資產階級滑頭主義或資產階級懷疑主義的英雄們，對於那『膽敢』企圖奪取政權的俄國工人階級，也正是採用這種報復手段。

當然，新社會階級，而且是迄今以前受壓迫的，被貧困與黑暗所高壓過的階級，必須經過

長期的年月，——而不是經過幾個星期，——才能够把握新的情勢，看清環境，辦妥自己的工作，造就出自己的組織者。當然，領導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過去是不能造成從事大規模的，預計到包括千百萬公民的組織設施底經驗和技能，而要把舊的，差不多純係鼓動家的技能改造過來，這是一件很長久的事情。可是這裏並沒有什麼絕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我們會明知轉變底必要，並有實現轉變的堅決心，並有達到偉大而困難目的的毅力，——那我們就一定能够實現這個轉變。「老百姓」中，即工人和不剝削別人勞動的農民大眾中，有極多的天才組織家；資本把這樣的天才組織家成千地摧殘、毀滅和拋棄，而我們呢，却還不會把他們發現出來，鼓勵起來，扶持起來，提拔出來。可是，如果我們能以全部的革命熱忱——沒有這種革命熱忱，便不會有勝利的革命——去着手學習這種工作，那我們就一定能够學會這種工作。

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深刻強大的民衆運動都不免帶有污濁的泡沫——都不免有黏附於經驗缺少的革新家方面的野心家和騙子，大言不慚和誇口吹牛分子，不免有荒謬的混亂，無謂的舉動，徒然的忙碌，不免有個別『領袖』企圖百事承當而一事無成的現象。讓資產階級社會底哈巴狗——由別洛魯梭夫起到馬爾托夫止，在我們砍伐古木老林的時候，對每一塊多餘砍去的木屑去嘶聲狂吠吧！既是些哈巴狗，也就只能向無產階級這巨象狂吠。讓他們去狂吠吧！我們走自己的道路，力求盡量謹慎，盡量耐心地試驗並辨識真正的組織家，即那些具有清醒頭腦和實際本領的人才，他們既忠實於社會主義，而又能毫不喧嘩地（並不顧別人的忙亂和喧嘩）做

到使蘇維埃組織範圍內的大批人衆都能團結堅牢，和衷共濟地工作。只有這種人才，在經過多次試驗之後，才應該提拔起來，由最簡單的任務進到最困難的任務，使之擔負要職，充當民衆勞動底領導者，管理工作的領導者。我們還沒有學會這點。我們定能學會這點的。

### 「嚴整的組織」與專政

最近在莫斯科舉行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底決議案，提出建立「嚴整的組織」與提高紀律，作爲現時最主要的任務。現在，大家都樂意『表決』和『簽署』這樣的決議案，可是關於實施這些決議案需要採用強迫手段，而且正是要採用專政形式的強迫手段，——這一點，人們通常却不去思索一下。其實，如果認爲可以不用強迫手段，不用專政手段，便能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那就是絕頂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義。馬克思底理論，在很久以前就已十分確定地反對過這種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無政府主義的妄談。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俄國事變，已經非常明顯、觸目、動人地證實了馬克思這種理論，只有絕頂愚鈍或硬不承認真理的人，才能在這方面依然執迷不悟。或者是科爾尼洛夫專政（如果把科爾尼洛夫看作爲俄國式的資產階級的卡芬雅克的話），或者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已經過了幾次非常急劇轉變而達到非常迅速發展的國家裏，在由最痛苦的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絕頂破壞情形下，別種出路簡直是談不到的。

一切中間的解決辦法，若非資產階級對民衆的欺騙，——資產階級不能講真話，不能說出他們需要科爾尼洛夫，——便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切爾諾夫輩、策烈鐵里輩、馬爾托夫輩（他們高談什麼民主派的統一，民主派專政，民主聯合戰線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說）底愚蠢想法。誰要是經過了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俄國革命事變，却還沒有懂得決不能有中間的解決辦法，那麼對於這樣的人，就只好置之一笑。

另一方面，不難瞭解，在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任何過渡中，由於兩個主要原因，或者說在兩個主要方向上，必須有專政制度。第一，若不無情地鎮壓剝削者底反抗，便不能戰勝和剷除資本主義，因為不能一下子就把這些剝削者的財產，把他們在組織上和知識上的優勢完全剷奪掉，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他們必然會企圖推翻他們所仇視的貧民政權。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即令不發生對外戰爭，也決不會不經過國內戰爭，而國內戰爭比之對外戰爭會造成更大的經濟破壞，國內戰爭中會發生千百萬種動搖和倒戈事件，會造成極不穩定、極不穩定和混亂的狀態。而舊社會中的一切腐敗分子，其數量必然極多，大半都與小資產階級有聯繫（因為一切戰爭和一切危機，首先就使小資產階級破產，首先就是摧殘他們），這些分子，在這種深刻轉變的時候，自然不能不「顯露頭角」。而除了增多犯罪行為、流氓行為、賄賂、投機及作出各種壞事以外，這些腐敗分子是不能以別種方法來「顯露頭角」的。爲要消除這種現象，就必須花費時間，必需有鐵的手腕。

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民衆沒有不能地感覺到這一點，沒有不表現其除惡決心而把盜賊就地槍決的。從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於使羣衆保持緊張心情而能無情鎮壓腐敗分子的那種革命熱忱，未曾長久支持下去。當時羣衆革命熱忱之所以這樣不穩固，其社會原因，即階級原因，就是無產階級本身薄弱，而只有無產階級（如果它已經有充分的數量，充分的覺悟和充分的紀律），才是唯一能夠將大多數被剝削勞動者（如果更簡單更通俗些說，就是大多數窮人）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能夠充分長期地執掌政權，來完全壓服一切剝削者和一切腐敗分子。

歷次革命中這個有歷史意義的經驗，這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教訓也就爲馬克思所確認了，他給了一個簡單、嚴格、精確、明顯的公式：無產階級專政。至於俄國革命之正確地實現這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任務，這是蘇維埃組織在俄國所有一切民族中的勝利傳佈所證明了的。因爲蘇維埃政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先進階級專政底組織形式，這個先進階級，把千百萬被剝削勞動者提高到實行新民主制，提高到獨立參加國家底管理，而他們根據自身經驗正在學習認識這有紀律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確爲自己最可靠的領袖。然而專政是一個大字眼。而大字眼是不可以隨便亂說的。專政就是鐵一般的政權，是有革命勇氣的和行動敏捷的政權，是無論對剝削者或流氓都實行無情鎮壓的政權。而我們的政權却柔軟極了，往往不大像鐵，却很像漿糊。我們一分鐘也不應忘記，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

發勢力從兩方面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一方面，是從外部來動作，其方法爲沙溫可夫輩、郭茨輩、黑格啓科利輩、科爾尼洛夫輩所採用的陰謀和暴動手段及其在立憲民主黨、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刊物上的齟齬『思想』反映，不斷的造謠誣蔑；另一方面，是這種自發勢力從內部來動作，利用各種腐敗成分，利用一切弱點來實行賄賂，來助長無紀律性、放蕩性和混亂現象。我們愈是用軍事辦法完全壓服資產階級，則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底自發勢力對於我們也就愈加危險。要與這種自發勢力作鬥爭，決不能只靠宣傳和鼓動，只靠組織競賽，只靠選拔組織者，——還必須用強迫手段來進行這個鬥爭。

當政權底基本任務已逐漸由軍事鎮壓轉爲管理工作時，鎮壓和強迫手段底標本表現，也會逐漸由法庭審判來代替就地槍決。在這一方面，革命羣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就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並證明出革命底生命力，他們在尙未頒佈解散資產階級官僚司法機關的任何法令以前，就已開始組織自己的，即工農的法庭。可是我們的人民革命法庭還極端軟弱。還可以感覺到，民衆把法庭看作是一種異己的官場東西，這種由地主資產階級壓迫所遺傳下來的觀點，還沒有徹底打破。民衆還沒有充分意識到，法庭正是吸引全體貧民參加國家管理的機關（因爲司法事務是國家管理機能之一），法庭是無產階級和貧農底政權機關，法庭是訓練人民遵守紀律的工具。民衆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樣一個簡單明顯的事實：俄國底主要不幸既在於飢荒和失業，那末要戰勝這些苦難，不是用任何一時的熱情所能奏效，而只有用各方面的，包羅

一切的，全民的組織和紀律來增加生產人民所需要的糧食以及工業所需要的燃料，及時運輸並正確地加以分配，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所以無論在哪種經濟中，無論在哪件事情上，凡是破壞勞動紀律的人，就是造成飢荒痛苦和失業痛苦的罪人，對這種罪人，應該善於查出，提交法庭嚴懲無貸。我們現在要與之作最堅決鬥爭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正表現在人們很少意識到飢荒和失業現象是與一切人和每個人在組織上紀律上所犯的放蕩行為，有着國民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聯繫，——人們牢固地保持着小私有者的觀點：只要我能多抓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鐵路事業，可說是最顯明地體現着大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機體之經濟的聯繫，在這裏，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自發勢力反對無產階級組織性的這個鬥爭，表現得特別鮮明。「管理」分子中產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賄人；優秀的無產階級分子却在爲遵守紀律而鬥爭；可是，在前後兩種分子當中，自然有很多動搖的，「軟弱的」人，他們無力抵抗投機、賄賂和私人利益的誘惑，而以敗壞整個機關，作爲取得此種個人利益的代價；但要消除飢荒和失業現象，則恰恰有賴於這個機關底正確工作。

在最近頒佈的關於鐵路管理的法令，即賦與個別領導人以獨裁全權（或「無限」全權）的法令問題周圍所開展起來的鬥爭，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生的，這個鬥爭很可表明一切。自覺表現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分子（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覺的），當時想把賦與個別人員以「無限」（即獨裁的）全權的法令，看作是離開委員制原則，離開民主制以及蘇維埃政權底其他原則。



有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正進行着簡直是流氓式的煽動，即是利用惡劣天性，利用小私有者「撈一把」的慾望來進行煽動，反對關於獨裁制的法令。這裏發生了具有真正巨大意義的問題：第一，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即一般講來，委任負有獨裁者無限全權的個別人員的辦法是否與蘇維埃政權底根本原則相容；第二，這件事情，——也可說是這個先例，——對於目前政權底特殊任務，有什麼關係。我們對於前一問題和後一問題，都應該非常細心來加以研究。

無可爭辯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之成爲革命階級專政底表現者、代表人和執行者，是屢見不鮮的事。個人獨裁與資產階級民主制，毫無疑義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這一點上，咒罵蘇維埃政權的資產階級分子，以及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應聲蟲總是表演圓滑手腕：一方面，他們宣佈蘇維埃政權不過是一種荒謬的，無政府式的粗野東西，而極力漠視我們爲證明蘇維埃是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甚至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底開端所引用的一切歷史上的比擬和理論上的證據；另一方面，他們却向我們提出高於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民主制要求，而說：個人獨裁是與你們布爾什維克的（即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民主制絕不相容的。

這種議論簡直壞透了。如果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那我們就應該承認必須有國家，即是承認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必須採用強迫手段。強迫手段底形式，是取決於當時革命階級發展底程度，其次是取決於某些特別情況，例如長期反動戰爭底遺毒，以及資產階級或小資